

英汉对照本

伦敦风景

The London Scene

[英国] 弗吉尼亚·伍尔夫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

英汉对照本

伦敦风景

The London Scene

[英国] 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宋德利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敦风景/(英国)伍尔夫(Woolf, V.)著;宋德利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2

书名原文: The London Scene

ISBN 978-7-5447-0798-5

I. 伦… II. ①伍… ②宋… III. 随笔-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3488号 -

书 名 伦敦风景

作 者 [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

译 者 宋德利

责任编辑 夏秀玫

原文出版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7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4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98-5

定 价 2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内 容 介 绍

弗 朗 辛 · 普 罗 斯^①



① 美国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纪实文学和儿童读物等数十部作品。获古根罕和富布赖特等奖项。曾任《哈泼杂志》特约编辑和《华尔街日报》艺术版常任编辑,并在艾奥华作家研习班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机构任教。



《达洛维夫人》^①开宗明义地描述了女主人公走出家门,开始一天的日常生活的故事。她去为晚会买花。她穿过维多利亚街,把眼前的景象以及萦绕在她身边的声音牢记在心:“在人们的眼中,在音乐的韵律中,在脚步声中,在长途跋涉中,在怒吼与咆哮中,四轮马车、摩托车、汽车、货车、身前身后挂着广告牌的人推推挤挤,摇摇晃晃。在铜管乐队、手摇风琴奏出的乐曲声中,在人们的狂欢声中,在铃儿

① 《达洛维夫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 1925 年发表的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可能来源于作者的一位朋友奥托琳·莫瑞尔女士。

的叮咚声中,在飞机于高高的头顶上方发出的奇怪歌声中,有她所喜爱的东西:生活,伦敦,6月的此时此刻。”

在柯拉丽莎·达洛维所喜欢的应答祈祷中,伦敦,就在6月的某一片刻之前,它将被人们注意,它在径直地追随生命。

伦敦是伍尔夫的出生地,也是她生活最开心的地方,还是她在不得不离开之后最渴望,甚至是渴望至极的地方,而对于所有这一切,她的感受都是相同的。“伦敦,”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永远吸引着我,刺激着我,给我提供一出戏,或者一段故事,或者一首诗,除了我必须迈开双腿在大街上穿行之外,没有任何麻烦——在伦敦独自穿行是最棒的休息。”

就像英国版《好管家》杂志于1931年春所做的那样,我曾请她每月写一篇关于伦敦的系列性文章,我觉得这一定是件很自然的事情。虽然她也为修改这些文章所吃的苦头发些牢骚,但是仔细读过她这些文章之后,你就会感到她非常乐于接受邀请。她会用一种写小说时最忌讳的随笔手法,也就是必要时要马不停蹄地一直叙述下去的手法,直接地去反映自己身边的城市风貌。

正像一个人可以根据一本印象派画册的指导到现代巴黎去旅游一样,《伦敦风景》也可以被当作一本实用性导游手册,帮助你去游历弗吉尼亚·伍尔夫所钟爱的这座城市。你可以像

她那样,制定一条路线,从伦敦码头到牛津街,从西敏寺^①和国会到切尔西^②的卡莱尔^③故居。

显然,自从伍尔夫写过这六篇文章之后,那里发生了许多变化。二战期间,德国的轰炸使伦敦遭到严重破坏,而战后的重建和扩建则令人瞩目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天际线、边界以及人口统计结果。就像任何一种有机体那样,伦敦在不断地进化。在这些篇章中,伍尔夫遥控着迅速变化着的街景:“无论在哪一周的哪一天,一个人都可能会看到牛津街在一个工人镐头的敲击之下逐渐消失,因为这个工人正稳稳当当地站在一

① 亦译作威斯敏斯特寺,位于英国首都伦敦泰晤士河南岸,议会大厦西南,创建于公元960年。它的前身是7世纪时在泰晤士河一个叫托内的小岛上建起的祭祀圣彼得的小教堂,从创建时起,寺院就称作威斯敏斯特寺。1045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下令对之进行扩建,以作为自己的墓地,1065年竣工,正式启用。1245年至1517年间西敏寺再次重建,成为英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教堂之一。西敏寺是伦敦历史最为悠久的教堂之一,在英国历史上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英国历代君主加冕的地方,也埋葬了不少英国帝王和名人。

② 英国伦敦文人名士聚居的地方。

③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19世纪英国文坛一位巨擘,集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于一身。被尊为“切尔西的圣哲”。他一生著述甚丰,散文、评论、历史、社会批评无不涉猎。他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是一位极为关注社会现实的文人。

小巫见大巫。在桅杆和烟囱的背后，有一座充斥着工房的丑陋城镇。吊车、库房、脚手架和储气罐排列在河岸醒目的位置上，展示着一种瘦骨嶙峋的建筑形象。

这种荒凉的不毛之地一片一片地掠过之后，我们突然之间就随船漂过一座陈旧的石屋，它耸立在一片真正的原野里，那里有真正的树木，一丛一丛地生长着，那景色令人茫然不解。在这种荒芜杂乱的情况之下，这里可能有土吗？这里也曾有过田地和庄稼吗？壁纸厂与肥皂厂附近已经被踩出光秃秃的空地，树木与田野犹如另一种文明的样本，居然能在这种环境里存活与保留下来，显得很不合情理。其实更不合情理的是，居然还有人从一座古老的灰色乡间教堂旁边经过，而且钟声依然在响，教堂的庭院也依然能保持绿色，似乎村民们依然穿过田野到这里来做礼拜。再往前就是一家小酒馆，隆起的凸窗高高的，气氛怪怪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狂放无羁，自娱自乐。在 19 世纪的中叶，小酒馆是一个备受自娱自乐者青睐的好去处，它也是在当时一些极其著名的离婚案中备受瞩目的地方。娱乐已经悄然离去，辛劳接踵而至，小酒馆忍受着被遗弃的命运，就像一位美人身着午夜华服，黯然神伤地把目光投向外面泥泞的沼泽地和蜡烛厂。恶臭的土堆上卡车无休无止地碾压新堆积的土堆，已经把田地消耗精光。殊不知，在一百年前，恋

卡夫卡^①在布拉格^②,甚至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③在他那座半似圣彼得堡^④魔幻翻版的城市里——伍尔夫设法抓住了伦敦一些永恒不变的东西:鲜活的喧嚣与生机,作为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行政与宗教中心所表现出的骄人气质。她精准地描画了这座城市不朽的地标性建筑物的本质,并为那些最著名的教

① 奥地利小说家,幻想小说的创造者,最有影响的现代德语散文大师。他的作品象征着 20 世纪的忧虑和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

② 是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位于该国的中波希米亚州、伏尔塔瓦河流域。该市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在交通上一向拥有重要地位,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也相当密切,特别在地理上恰好介于柏林与维也纳这两个德语国家的首都中间。

③ 俄国 19 世纪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位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毕业后不久即弃工从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革命活动。1846 年发表处女作《穷人》。

④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东端的涅瓦河三角洲。圣彼得堡曾作为沙皇俄国首都达两个世纪之久。1703 年,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之滨从瑞典人手中夺得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城市,把它命名为圣彼得堡。这是一个带有鲜明的日耳曼语系特征的名字,以此显示俄国向西方敞开大门的决心,俄国终于获得了一个连接西方的出海口,一个面向西方的窗户。1712 年,俄国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圣彼得堡。此后一直到 1918 年 3 月,在这两百余年的时间里,圣彼得堡一直是俄国的首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在 1914 年去掉了首都名称中的日耳曼语系色彩,将其更名为彼得格勒。1924 年 1 月列宁逝世后改称列宁格勒。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恢复了它的历史名称圣彼得堡。

堂向游客提供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旅游指南,从圣保罗大教堂^①——硕大无朋的拱顶之下,既没有阳光,也没有灯光,这里的光线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东西,置身其中,一个人的头脑和身体似乎都在膨胀扩张——到西敏寺,在那里,埋葬在地下或石碑后面的死者,强行把你置于永恒的对话之中:“在这场绝佳的集会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头脑,都有自己的意志。西敏寺被高高的噪音所冲击,这里的宁静被加强语气时的手势和独特的姿势所葬送,这里的墙体,没有一寸不是在发表讲话,不是在发布声明,不是在阐述观点。”她建议疲惫不堪的游人到那些死者早已静静地长眠,而且早已“变成公园和游乐场”的“古老的墓地”去享受片刻的安宁。她对国会处理政务时出现飞鸟的描述,简直就像是昨天刚刚写过的那样活灵活现:“它们飞下来的时间从来也没有超过几分钟,有些就总是飞走,而另一些则总是重新落下来。从一群鸟那里传来扑拉扑拉

① 也称圣保罗座堂,是英国圣公会伦敦教区的主教座堂,坐落于英国伦敦市,巴洛克风格建筑的代表,以其壮观的圆形屋顶而闻名。此外,整体建筑设计优雅、完美,内部静谧、安宁。圣保罗大教堂模仿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属古典主义建筑,整个建筑显得很对称且雄伟。圣保罗大教堂最早在 604 年建立,后经多次毁坏,尤其是 1666 年时毁于大火,一直到 1710 年时才又修建完成。

的响声和呱呱乱叫的声音,其实一群鸟在叽叽喳喳地乱叫,那是在激烈地,偶尔也是很轻松地争论一些种子、虫子或被埋起来的粮食问题。”

伍尔夫特色鲜明地从特殊走向一般,她和我们探讨我们可能想去参观济慈和卡莱尔故居的原因,那一段正好是我非常喜欢的,它已经成为一个沉思录,记录着吸引游客的原因,以及游客所期待的东西,而且那也已经成为一方产生文人士的沃土。“知其屋必知其人,凡是作家都会在用过的东西上留下印迹,与其他人相比,他们的这种印记更难消失。他们也许没有什么艺术品位,可他们却很有天赋,而且很突出,还很有意思——也就是一种适当选择房屋,并使桌椅、帘幕、地毯都符合自己想象的能力。”

伍尔夫终归是一位作家,她对人物性格以及生活的迷恋要远远超过建筑物、街道以及办公室。所以她那篇散失多年之后,在2004年由英国出版人埃玛·卡希尔在萨塞克斯大学档案馆发现的《一个伦敦人的肖像》,就充分体现了她在将我们带到自己经常走过的那所房子的门前之后,把我们介绍给这座城市的努力。而这座城市经过她的人格化描写,已经成为一名鲜活的公民,而且如果不是现在这样,我们也许永远也不可能与其见面。”因此,在了解伦敦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仅仅当作

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个商业中心、一座法院和一片繁忙的工业区，而应当作是人们聚会、谈话、欢笑、结婚、死亡、绘画、写作、表演、裁决及立法的地方，而要想这样做，最根本的就是要去了解克罗夫人。”

于是，我在读《伦敦风景》的时候，再一次体会到，无论她在写什么——小说、散文、日记、函件，还是像在那种情况下为《好管家》撰写文章——伍尔夫写得都是那么地优美，那么地雅致，又是那么地富于理智，那么地富于想象。每个句子都是掷地有声，书中充满闪光的词句和段落，这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想抽时间把它们背诵下来，以便在下次访问伦敦的时候，用它们去逗我们心爱的人，令他们开心或烦恼。

虽然本书没有列出最受青睐的餐馆以及带有时尚小店的最新式饭店，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睿智与美的混合物，而这一点，很少有旅游指南能够做到。我想不出有任何一本旅游手册能够提供这样一条信息传递渠道，通过它，我们就能聆听那些在西敏寺聊天的已故诗人的心声，或者济慈故居里的声音。“树叶在风中的瑟瑟声，以及枝条在花园中的摇曳声”，没有任何人能够让我们感到如此惬意、如此之快就从诗人故居的凝重气氛中，转向伦敦这座大城市的喧嚣环境中：“伦敦人口稠密，棱角分明，布局紧凑；有着宏伟的穹顶，酷似城堡的修道

院；烟囱林立，尖塔耸峙；还有高大的起重机、储气罐；春秋两季，云烟缭绕，挥之不去，驱之不散。伦敦自古以来就雄踞此地，但现在已经满目疮痍。连绵的土地沉降得越来越深，已经是疤痕累累，永远也不会得到弥合。伦敦展示着自己独特的风貌：论地质，层叠有致；论建筑，巍然挺拔；论天气，烟腾雾涌。尤其是那悠悠白云，经年累月，高高地垂悬在众多的尖塔上。”宛若一位绝佳旅游伴侣，弗吉尼亚·伍尔夫驱散了烟雾，向我们展示了在这座城市深深的地层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



伦敦码头





“意欲何去？金舟玉舸，美兮伟兮！”曾有诗人躺在海岸上，一边凝望着硕大无朋的帆船从身边驶过，最后消失在海平线上，一边如此发问。也许正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帆船驶向太平洋上的某个港口；然而有一天，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那船一定听到了一道不可违逆的号令，因而通过诺斯福兰德和里卡佛斯，进入伦敦港狭窄的水域，驶过格雷夫森德、诺斯弗利特和蒂尔伯里低矮的河岸，继而沿着埃里斯、巴京和加利恩各个河段溯流而上，经过煤气厂、污水厂，直到在港口的深水区发现一个专门为其保留的泊位，最后卷帆抛锚，万事大吉。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无论它们显得何等浪漫风流,何等放浪无羁,何等飘忽不定,然而在浩瀚的大海之上,鲜有一舟一船不是及时来伦敦码头抛锚泊定。从一次中流下水起航,人们就可见到它们沿河溯流而上的壮举,此时此刻,一切航海印迹在它们身上依然历历在目。班船来了,高高的甲板上,瞭望台、天棚,无一不有。乘客抓着行囊,趴在栏杆上俯视。印度水手在下面步履匆匆,时而踉踉跄跄的情景尽收眼底——他们回家了。经年累月,每周都有上千条这样的大船在伦敦码头抛锚泊位。它们从密密麻麻的货船中吃力地挤着为自己开路,不仅煤船和驳船上都堆满了煤,就连那些摇曳不定的红帆船,尽管看上去颇具业余色彩,也从哈维士运来砖块,从克尔杰斯特运来水泥——因为一切都为做生意,在这条河上没有游乐船。为一些无法抗拒的激流所吸引,它们取道大海,寂静而孤独地来到被分派的锚地,一路赶来,既经历过狂风暴雨的袭击,也享受过风平浪静的惬意。机停帆卷之后,硕大的烟囱和高高的桅杆突然之间登场亮相,不过在一排工房和巨大库房黑墙的衬托之下,显得非常不协调。一场莫名其妙的变化发生了,转眼之间,它们背后的海天美景已经不复存在,舒展四肢的空间也已化为乌有。它们既像俘虏那样躺在那里,又像吼叫不止的带翼怪兽,先是被人抓住脚,继而再被捆绑着搁浅在旱